

小時候，總以為微笑必定等於快樂。直到現在，我終於發現，微笑可能是一個人平靜又淡然的處事態度，也是筆墨不能形容的釋懷。

自出娘胎，我的右邊面上便有一個血管痣，是藍綠色的。幼稚園時，並不覺得有何不妥。直到長大，漸漸發現自己與別不同。依稀記得，因為別人不明白什麼是血管痣、脈管病變，不想再三解釋的我，甚至會以「不小心瘀青了」去應付他們那好奇的樣子，尷尬地完結話題。但總有些人，會不經意地嘲笑我的血管痣是藍筆畫到的痕跡。面對這些人，我常報以一個微笑，輕描淡寫地面對，以隱藏心底下的自卑心。

兒時的我並不因此而憎恨他們，因為那只是無心之失，是因他們不了解血管痣的病症而已。反而，我討厭自己，討厭那為我增添煩惱的血管痣。普通激光手術並不適用於血管，加上我的皮膚比別人更薄，血管比針更幼細，進了手術室也只能聽到多位醫生所說的：「打不了硬化劑，你可能要學會一直與它共存。」我嘴角向上揚，說道：「不要緊吧。」苦笑下，是那無奈，那失落，那心灰意冷。無論我如何努力，如何渴望脫離那令我煩擾的血管痣，卻總是無功而回，彷彿，它是命中注定的。難道我真的要如醫生所述，和它共存嗎？我心有不甘卻又無可選擇。

長大後，我不敢向父母抱怨，這只會徒添他們對我的愧疚和抱歉。所以，每當他們問到有關血管痣的問題，我總會若無其事，彷彿血管痣並不存在，並沒有影響我的生活。「血管痣也是我身體的一部份啊，我是覺得挺美的，只不過是有點與別不同，你們不用擔心」嘗試在父母面前微笑着，嘗試減輕他們的內疚，嘗試假裝自己已經接受了它。然而，我其實把真實的感覺埋藏在我心深處，甚至要戴上面具示人。表面看似瀟灑，內心依然痛苦。

直到有一天，學校的講座邀請了一位嘉賓——是八仙嶺山火的倖存者張潤衡。他雖然得以保存性命，比不幸遇難的師生及朋友幸運，但接近七至八成身體燒傷的他，全身上下也是多次手術勉強修復的皮膚。我想：他一定很努力克服困難。聽完他的演講後，他隨即唱起了《路邊的一課》，是他自行創作的歌，道出了他如何面對喪失部份聽力、視力，以及那無間斷的治療，我不敢想像他是如何撐過來的。

當中的歌詞，就如同我的人生經歷，感動着我。「自我出生起那天，早慣這樣過，人瞎眼，看不見，換來是非多」這個血管痣陪伴了我十七年，令我已經習慣了別人奇怪的目光，嘲諷的言語。然而，「上帝多方揀選卻沒遺棄我，我領略人生的一課。」縱使我有缺陷，是不能透過後天努力改變的，但我的人生中，有着許多良朋益友，對我不離不棄的父母。這個血管痣，令我更能設身處地去為人着想，不隨便嘲笑他人。

這個血管痣，也讓我更願意接受我的朋友。這個血管痣，教我學會觀察別人的內在美。也許，這些就是血管痣給我寶貴的一課。

在講座結束時，嘉賓提到：「接受自己，是人生的重要課題。」是的，我也應該接受自己，上帝安排這個血管痣給我，必定有其原因，也許，是要訓練我學會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世事，溫暖身邊的人，珍惜擁有的一切。比起其他人，可能我是幸運的。至少我有疼愛自己的父母，有照顧自己的哥哥，有健全的四肢，有健康的身體，還有堅強的心靈。

想到這裏，雙唇不自覺地會心微笑，那不再是在眾人前遮掩自己痛苦的笑。因為我臉上的血管痣，使我異於常人，卻也使我獨特無比。這或許是上天給我的考驗，也是上天對我的祝福。正因為我獨一無二，與眾不同，我的生命才別具意義。正所謂「不圓則圓」，只要我內心美麗，凡事感恩，欣賞生命，缺陷也能很美。

我輕輕撥動用作遮掩血管痣的頭髮，露出幸福的笑容。這個記號給予我勇氣，讓我能微笑面對人生的風雨。